

又見西湖

在杭州認識了一個五歲小女孩，她好奇地盯着我問：「為什麼你會變老？你有年輕過嗎？你有沒有時光機，可以載你回去？」

她又說：「我希望自己不會長大，永遠做個小嬰兒，這樣媽媽就不會變老！」

為了媽媽而不長大，孩子對母親的苦心，可見一斑。

我很喜歡與小朋友談話，他們的見解，往往讓人意想不到，却又那麼直接而自動自發。我在訓練家庭治療師時，常建議他們找個孩子來談天說地，因為孩子的語言，最能展露家庭關係的脈絡。

曾經見到一個離婚多年的父親，一直不想放棄女兒，但是無論他怎樣爭取，甚至告上法庭，八歲的女兒就是不肯跟他。每次探視期間，都會毛病百出，甚至嘔吐失控。我們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女兒咬牙切齒地告訴他說：「你可以罵我，但是不可以罵我媽，否則我就會雙倍，甚至三倍及四倍地回報給你！」

我常會叫人千萬不可得罪前妻，就是這孩子教我的！

治療師有時會認為母親與孩子過於密切，以至影響了孩子的自我發展空間。我却不時警剔自己，母親與孩子親密，本身是無可質疑的，尤其相依為命的母女或母子，否則即使你說得對，也不會有人理你，這也是孩子們教我的！

趁着假期，隨兩個同學到杭州去，也因而遇上其中一人的女兒。小孩子很驚訝原來爸爸也有老師，拉着我問長問短；問我有幾個家？問我年輕時做了些什麼？其實杭州就埋藏着我部份青春的城市。八十年代與丈夫第一次踏足祖國，就在這裡落腳，當時機場仍設在市內，下機時立即就聞到一陣陣桂花飄香，讓我們這兩個長年自我流放在異鄉的遊子，激動得下淚，從此我就迷上這個城市了。也曾多次把我敬愛的老師，遠方的好友，都帶來這裡。

同學們忙着向我提議杭州的景點，我却只想走走一條舊路；從香格里拉酒店走向蘇堤，在西泠印社的圓形拱門前細看西湖，經過樓外樓，乾隆王的御書房，走到浙江博物館。冬天的湖堤行人不多，一路上湖光閃耀，楊柳隨風，多年前我與丈夫就是從這裡一直走到城中，只為了要吃一碗奎元館的爆鱔麵！

這條路滿是與我同遊的故人，每個角落都看到他們的影子；還記得第一次來時，白天遊湖，晚上到劇院看京劇名角李維康主演的白蛇傳，劇中白娘子與小青走到斷橋，小青問道：「為什麼叫斷橋而橋不斷？」

我有一張與老師合影的照片，就是站在這蘇堤的入口，當時我正在向他講解白素貞的故事，背後的荷塘綠得嬌艷。現在是殘荷掉落，又是另一番風味。

舊地重遊，倒感到所有這些離逝的人就在身邊。他們的音容，一絲不變地凝結在這經歷數千年的湖光山色，一直在等待我回來相聚，讓我感到無限喜悅和安慰。

原來真有時光機的！它就在你的腦海中，只要一按鈕，就能把你帶到不同的時空！你遺留過的景象一直都在，只是我獨自一人走遠了，不記得回頭路。

又年終了，新的一年，新的步伐！在這個古老的城市，千百年都在一瞬間，時光流逝實在不值一提，但是我還是很高興我來了，以前是我帶着我的老師，現在是我的學生帶着我。天雨路滑，他們一人一邊幾乎把我扛起來，讓我借着他們的力，舉步如飛。從靈隱寺後山上路，經過中國佛教學院的道場，一路走來，留連在安縵法雲村的古道上，尋尋覓覓，只為了找一間心儀的茶寮喝一壺好茶。

人道偷得浮生半日閒，我們却有數日的閒情，不是在茶園流踏，就是在香客的棧道探索。身處古木參天，眼見水波搖逝，耳聞鳥語啁啾，吸入鼻子的是一陣陣殘桂餘香，好像整個人內內外外都被洗滌了一次，讓你充滿奇喜。此情此景，又怎能不讓你心清意淨？怪不得前人五岳尋山不辭遠，找個寺廟與老和尚不着邊際的幾句佛偈，其實才是最好的心理治療！

我開玩笑地問我的同學：「地靈人傑，你生活在這裡，怎麼沒有多霑上一點靈氣？」

他說：「我沒有不要緊，女兒有就成！」

這孩子真的很靈巧，帶着我們在她家旁的古運河邊徘徊，前後跳躍，却觀察着大人的一舉一動，不停發問。古運河邊一草一木，一塊石頭，都是年代久遠，路的另一邊卻是最時尚的咖啡室和商店，加插上這個跳蹦蹦的小女孩，讓我經驗這老城的另一層次。不遠的廣場有一小群人在跳廣場舞，背景不是吵鬧的音樂，而是心經的梵音。

一切都是那樣理所當然，一切都可以優遊自在，這也是這孩子教我的！

這次前來，原本打算整理家庭治療的臨床資料，但是帶來的文件原封不動，腳步卻走了好多里。讀萬卷書真的不如行萬里路，這杭州一行，不但助我整理了許多心理治療的理念，同時讓我重訪自己大半生的心路歷程，尋找和思念。也許這二者本來就分不開。

有人說，每次見面，都是久別重逢；我却想，每次久別重逢，也是第一次見面！